

立欣——著

我要心有所属地 浪迹天涯

这世界大得让人到处一见钟情，却很少能够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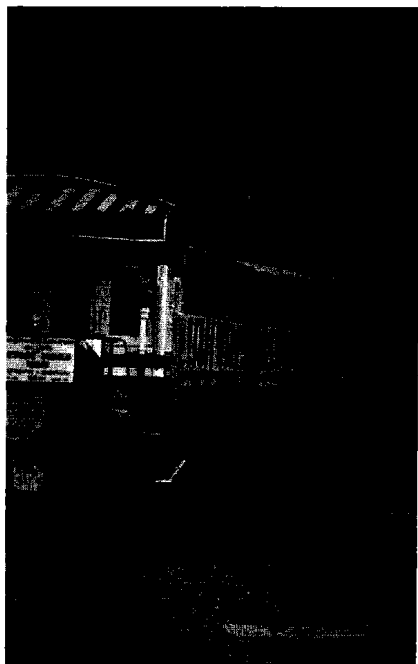
豆瓣文艺女青年的随缘，随心，随意之旅。

Catch me, If you can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立欣——著



我要心有所属地
浪迹天涯
Catch me,
If you can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要心有所属地浪迹天涯 / 立欣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86-2339-9

I. ①我... II. ①立...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8061号

我要心有所属地浪迹天涯

著 者: 立 欣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86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2339-9 / 1·31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传 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何处是归程

年少的时候读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被里面洒脱的流浪生活吸引住。常常幻想着做不了三毛，做个二毛也可以，我的人生，也要潇潇洒洒地走一番。但是人越大就越会被生活的琐事困在盒子里，每天朝九晚五机械似的消耗着时间，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一个怀揣梦想，努力想去实现的人，被生活的艰辛磨掉了棱角与锐气。

2011年盛夏的某个下午，我被炎热的暑气暴烈地推翻在地，想从孩提时代到匆匆即逝的年少时光都未曾踏出过家门半步。或许是我的大脑忽然开窍，来了个360°大旋转——我决定进行一次旅行，先腾点时间让生命撒撒野，不求像三毛那般越走越远，只为去寻找内心宁静的归处。

在外旅行的时候常常被人问及，“会不会想家”，“出来这么长时间一丁点儿都不想家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尼泊尔时，我的尼泊尔妈妈待我很好，亲若家人，我们常常一起逛街买菜做饭，即使有着文化之河的阻碍，但我们总能轻易地理解彼此。

旅行很多时候于人就像一场修行，在修行中我们放弃了寻找自我，接纳新事物，接受改变，接受内心，接受它向你传递的真实感

觉，接受这个崭新的世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属于自我这种自私的产物，而是属于世间万物。在我眼里，旅行并非要周游每处世界奇迹，并非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与羡慕才标志着它的完美与无懈可击，也并非标注在地图上的每个名词。旅行的过程或许就是寻找归处的过程，回归内心，回归深深存在于你心间的那个“家”，大概四海为家，天地逍遥就是如此吧。享受每分每秒，邂逅生活中的美好与悲伤，同万物自在独处，我想，这才是旅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目 录

contents

第37辆顺风车成了传说	001
让我一见钟情的陌生人	023
我的天！这就是印度	043
美美地睡一觉才对得起时光	059
懦夫是不会有爱的	079
阿格拉，这里有很多自己人	091
吃货的愿望很简单	107
人生需要一次神遇	135

舍不得和你说再见 159

这货真的是女人吗？ 183

我要做一场心的“手术” 217

站在海风里发疯也不错 251

在大吉岭，坐一次大巴好像死过一回 273

菩提伽耶的生活智慧 287

对不起，我已心有所属 309

后记：心安之处是吾乡 333



第37辆顺风车成了传说

我站在雨里撑着一把破伞竖着大拇指拦车，
背包倒在地上淋成了落汤鸡。

“嗨，能搭个顺风车去加德满都吗？”我站在雨里撑着一把破伞竖着大拇指拦车，背包倒在地上淋成了落汤鸡。我从家门口搭了36辆顺风车，终于搭到了一个叫科达里的中尼边境小镇。

“1500卢比就走。”尼泊尔小伙子摇下车窗对我说。

“嘿，你去加德满都顺带把我捎上吧。”我向小伙子晃了晃竖起的大拇指，应该晓得美国公路片里的搭车客吧。

“你的意思就是我捎上你，然后不给钱？”小伙子从车里探出脑袋来冲我笑了一声，他耷拉在额前的几缕头发淋湿了。他开着一辆款式早就被淘汰的小轿车，颜色很扎眼。

“搭车搭车！”我恨不得将维基百科现场翻出来给他瞧瞧，证明我不是要搭霸王车。“127公里自己开车太无聊了，我还能陪你聊会儿天。”

小伙子从车里出来，打开后备箱将我扔在地上的背包放进去，“砰”的一声关上后备箱。“上车吧！”回头冲我喊了一句然后发动了汽车引擎。尼泊尔正值雨季，从科达里去加德满都的山路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烂得简直没办法形容。汽车行至一处偏僻的林子旁停下了，小伙子坐在驾驶座上打了个电话，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我感觉他的眼神不怀好意。苗头不对，我手抓门把手，准备随时纵身一跃跳入山林。我们彼此对望了几秒钟，我仿佛感觉到小伙子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这时路边冒出来一个年轻人，“我哥们也要回加德满都，不介意的话我就捎上他。”小伙子转头说了一句就伸手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一个头发微卷的尼泊尔小伙子钻进了车里。

“我还是在这下吧。”我从车窗里瞥见前方不远处有个小村庄，

零零落落的几间房子，有人总比没人强，说着我打开车门跳下车。

“车没油了。想向你借点油钱。到前面加了油咱们三个一起走。”坐在驾驶座上的小伙子下车走过来一把摁住后备箱。

我呸！谁跟你咱们咱们的。“我身上只有200卢比，剩下的都在银行卡里，准备到了加德满都才取出来。”我从兜里摸出几张零碎钞票，又给司机看了看夹在钱包里的银联卡。

“你开什么玩笑！出来旅游不带钱！你当我们是要饭的啊？你的相机呢？手机呢？”尼泊尔小伙子真的是狮子大开口，果真是个大胃王。

“手机我能自己留着吗？手机给你们了我怎么和朋友联系呢？”刚进尼泊尔就被抢了，我可以收拾收拾滚回家了。

“废什么话！拿来！”司机男口气强硬，说着就开始拽我随身的小包。

“妈的我跟你拼了！”反正横竖都是被抢，不如火拼一把试试运气。我扯下随身的小包对着司机男的脸猛砸了一下。

“你还挺强硬的。把她给我做掉！”司机男捂着脸冲车里的人喊了一声。“妈的，敢打老子！真是反了！”

卷毛男听见司机男的一声怒吼，从副驾驶座下抽出一个电锯，“嗡嗡嗡嗡”的机械声听起来撕心裂肺。卷毛男身一变成了电锯杀人狂，恶狠狠地朝我走来。

“大哥！我错了！行行好！我就是个穷背包客，没几个钱儿。”我向卷毛男求情。“给！都给你！”我将包里的相机和手机扔在地上。“大哥！留个活口吧！我连婚都没结，不能就这么死了！”

“别听她的！赶紧给我做掉！不留活口！”司机男见卷毛男有点心软了，怒吼一声，扑过来将我按在地上，掏出口袋里的折叠刀，凶光一闪，我眼前一片漆黑。

“喂。1500你到底走不走！”旁边和我一样撑着把破伞的尼泊尔

老头拍了拍我的胳膊肘，我回过神来发现我没死，原来一切都是幻想作祟。

“不走了！我不坐你的车了。”我朝小伙子摆摆手，晃了晃刚刚被幻想吓傻的脑袋。小轿车扬长而去，只剩下我和旁边的老头站在风雨里伸着脖子四处张望。下午两点，我还是没搭到顺风车。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去加德满都的司机知道我搭车不给钱时，全都断定我不是疯子就是癌症患者。终于一辆当地巴士停在我面前，尼泊尔司机小哥朝我喊，“加德满都！加德满都！你走不走？”我咬咬牙，将包递给小哥，让他帮我放在车顶上，仰头长叹，第37辆顺风车终究只是个传说。

2.

抵达加德满都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华灯初上，尘土飞扬，马路上摩托车霸道地乱窜，毫无秩序。汽车尾气遮住了天空，黑压压一片，连月亮的影子都看不见。我颓然地倒在座位上，看着在大街上买醉的嬉皮士，感叹这个城市真的好混乱。在纳亚巴扎的小餐馆吃过晚饭后，我向餐馆老板借用电话，给在Couchsurfing认识的几个朋友打电话。Couchsurfing是“沙发漫游”的意思，是一个全球性的借宿社区，免费地借宿在当地人家里，体验当地生活，交流文化，这么说来倒是有点像文化交流大使，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是而非官方的。来尼泊尔之前，我在沙发客网站上联系了几个当地朋友——高山向导克里希，曾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年的沙伦，还有在孟买念大学，利用放假时间接待背包客的吉安。打电话并不容易，尼泊尔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口尼式英语实在让我伤透脑筋，幸好得到餐馆里几个服务员的热情相助，才让几通电话顺利地进行下去。

克里希告诉我目前在博卡拉带队徒步安纳普尔纳大环线，下

个星期才能回到加德满都，山里信号不好，断断续续地没几句就忙音了。沙伦的父母最近来加德满都了，打算住上几日，他以为我不来了。于是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拨通了吉安的电话，要是吉安有事在身，我只好窝去泰米尔宅着了。电话响了几声就接通了，“你好。”电话里传来吉安的声音。

“嗨，吉安。我是立欣，还记得我给你写过邮件吗？”

“噢，立欣！当然记得啦！我以为你不来了呢。”吉安在电话那头惊呼，“接到你的电话真是意外。”

“搭顺风车耽误了一些时间。”原本预计从拉萨搭顺风车到科达里也就两天的光景，结果却搭了四天。我告诉吉安我刚才在纳亚巴扎吃完晚饭，问她是否能收留我几日。

“这几天就等着你来呢！”吉安在电话那头对我说，并将地址告诉我旁边的男孩，男孩将地址分别用英文和尼泊尔文写了下来递给我。

道谢后跳上一辆驶向吉安家的出租车，心情既忐忑又兴奋。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样的尼泊尔家庭呢？窗外的街道灯火通明，我坐在车里颇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

出租车绕了几圈后，停在一个当地市场前。我摇下车窗玻璃，车窗外，身穿纱丽的年轻女孩说说笑笑，男孩们倚着灯柱抽烟，向同伴炫耀着新买的摩托车和新做的刺青。吉安看起来和她放在社区资料里的照片一样，笑得很甜美，我们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拥抱贴面，我忐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一半。

吉安的家在靠近市场的居民区里，我们穿过熙攘的市场，挤进一堆看起来像是加德满都小高层的建筑群里，她家在三楼，目前和父母还有弟弟住在一起，父亲最近去印度出差了，现在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宽敞，我将背包放在墙角，脱掉鞋子进屋。吉安的母亲正在看电视，她弟弟抱着笔记本电脑在网上网。

“这是我妈妈。”吉安向我介绍她的母亲。

“嗨。妈妈！”我向吉安的妈妈打招呼，“你确定她真的是你妈妈吗？”我转头问吉安，“她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倒是像你姐姐。”老妈听到我这句话，笑得花枝乱颤。

“我弟弟，阿布舍客。”吉安弟弟抬起头冲我打了个招呼，继续上网冲浪。

吉安和弟弟阿布舍客是印度尼泊尔混血，母亲是尼泊尔人，父亲是印度人，祖上世代经商。吉安似乎继承了父亲的所有优点，五官精致，典型的印度美女，在孟买念大学，毕业后留印度，在当地的NGO（非政府组织）工作，主要致力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工作时她认识了现在的葡萄牙男友。弟弟阿布舍客今年22岁，蓄着一把胡子充大叔，在英国念建筑专业，放假回家当宅男。

“立欣，你是沙发客新手？”吉安边往脸上涂乳液边问我。

“是啊。你是我的第一个沙发客。”我只睡过中国沙发，外国沙发还是头一遭。我拿出在西藏买的国家地理杂志，指着杂志里刊载的印度图片，对吉安说，“我要去这里。”神情恍惚。

“你就拿着本杂志去吗？”吉安在镜子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在书店里看见这本杂志的时候，就被印度的色彩诱惑得五迷三道，当时我指着图片告诉朋友，“我要去这里。”也是现在这幅恍惚的表情。

晚上我和吉安睡在她的卧室里，由于我突然挤进这个小家庭，弟弟不得不搬去沙发睡。本想来尼泊尔当沙发客的我，却将机会拱手让给阿布舍客。吉安告诉我，在尼泊尔，亲近的朋友，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能睡在一张床上。我和吉安絮絮叨叨地说话，直到大脑停止运转，沉入梦乡。

早晨8点半我就醒来了，推开窗户一股市井气息钻进房间里，卖菜的小贩满街吆喝着，上班族开着摩托车疾驰而过。吉安在微微打鼾，还没醒来，我忽然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立欣。你想来点茶吗？”老妈探头进来小声问我。我朝老妈点了点头，轻轻地蹬上床下的拖鞋，生怕吵醒了还在睡觉的吉安。

“要一起煮茶吗？”老妈又小声问了我一句。我朝老妈再次点了点头，轻手轻脚地走去卫生间。

“我在厨房等你啊。”老妈冲我晃了晃头关上门闪人了。

老妈英文不太好，只会一些单词和简单的句子，我们俩说不清楚的时候就用手比画，实在比画不出来就沉默，厨房里只剩下牛奶“咕咕咕”的冒泡声。20分钟后，奶茶烧好了，我帮老妈把饼干端到客厅，阿布舍客在沙发上翻了身继续会周公。我和老妈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开始喝茶吃饼干。

“哇塞，真是太好喝了！”我向老妈惊呼，“怎么能这么好喝呢？”

“我老妈煮的茶最好喝了。”阿布舍客将头从毯子里探出来对我说，“想家不？”

“不想。”我陶醉在世界上最好喝的奶茶里还没时间想家呢。

“冷血。”阿布舍客哼唧了一声然后起身找电脑。

吉安一家子的生活节奏很慵懒，他们从不为赚钱这种辛苦事操心，好像一阵大风就能把钱吹到他家似的。老妈更是大门一闭，一步不迈地宅在家里安心地过煮妇生活，除了研究奶茶怎么煮，咖喱饭怎么做，其他事情一概不予过问。早晨9点恋恋不舍地离开温暖的被窝，晃悠到厨房烧壶热茶。11点左右不慌不忙地吃早餐，下午3点开

始午餐，晚上当我的胃停止消化运动的时候老妈才把晚餐端上来。饭后，大家各自奔向生活的原点，看电视的吸着鼻子抹着泪，玩电脑的将键盘一通猛砸，恨不得自己代替键盘上岗就业。尼泊尔人似乎天生就是慢节奏，至于钱嘛，能赚就赚，不能赚拉倒，只要能掀开锅做顿饭，生活就是美好的。

下午我和吉安去逛菜市场，吉安生得好看，讲起价来却俨然一个冷血杀手。“杀价就得猛、狠、准！”吉安向我传授经验。应着老妈的号召，晚上我们有个Chinese Dinner Time（中式晚餐时间），庆祝我加入他们的小家庭。吉安是印度教家庭，老妈更是一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一丁点儿荤腥子都不沾，吉安和阿布舍客时常偷偷在外吃几个鸡蛋健脑益智，老妈却是连蛋壳都不摸一下。

今晚我是掌勺厨师，出来混江湖的，谁不会两下子功夫呢？虽然我的厨艺不怎么样，只停留在白水煮鸡蛋、蔬菜大杂烩的阶段，但是老妈他们没吃过中国菜应该不会察觉出什么异样吧，充其量只会让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华美食只存在传说中而已。我们买了胡萝卜、小蘑菇、青菜、小洋葱和花椰菜，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从背包里掏出国内带出来的一小瓶郫县豆瓣辣酱，“兄弟，今晚就看你的了！千万别让我掉链子！”我温柔地摸了摸瓶盖，将这瓶意义重大的豆瓣酱带去厨房，围上围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开工。老妈进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将她推去客厅，“不用啦。我一人就能搞定！你们就只管等着吃。”事实上是，我绝不能让别人发现这个小秘密——我是一个所有的菜都只倚靠一瓶能化腐朽为神奇的豆瓣酱的半吊子厨师。

小蘑菇里酱放多了，吃一口就能将口腔里的水分全吸干；花椰菜没放盐；炒洋葱刚达到勉强能吃的及格线；胡萝卜丝缺鸡蛋，上不了桌；青菜汤，变相的白开水蔬菜大杂烩。“苍天呐！豆瓣酱都拯救不了这桌菜了！我该怎么办？”我在厨房急得焦头烂额，只能抱怨尼泊尔的煤气炉子是元凶。

“立欣！米饭煮好了喔！”吉安在客厅喊了一声。阿布舍客说他们家是卖电器的，但是家里却没电饭锅，米要放在锅里煮，等水熬干，自然就成了饭。我硬着头皮将菜端到客厅，“闻着不错！”阿布舍客在一旁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我向阿布舍客投以沮丧的目光，别抱太大希望，它们会让你失望的。当你吃第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华菜系在我这里只是遥远的传说。

“等等，等等！”正当吉安准备将菜分到大家的盘子里时，阿布舍客喊了一声，“我去拿照相机。我要照下来给朋友看。”

“别呀！哥们！在家里丢丢人就算了！”我在心里呐喊，希望神在此刻出现立马抹掉阿布舍客这个不理智的想法。

“我有两个中国朋友，和我在一个学校念书。我要照下来给他们看看！”阿布舍客朝着我的作品打了下闪光灯，“我要传到Facebook里去！”

“这个就不用了吧？”我抽了抽嘴唇，苦笑一下。估计两个月之后，两位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看着这些照片，一定会说，“这是哪个不敬业的厨子？这种水准也敢出来混江湖！岂有此理，回去灭了他！丢人现眼！”

“可以开动了！”阿布舍客尝了一口咸死人的小蘑菇，“这个我喜欢！吃起来真不错！”听到阿布舍客这么说，我差点被一口米饭噎得当场喘不上来气。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不禁反问阿布舍客。

“真不错呀。”阿布舍客说话间又往嘴里塞了口蘑菇，看得我背后直冒冷汗，这孩子舌头上肯定起老茧了。

“他有点轻微厌食，平时就吃一点儿。今天是他吃得最多的一次。”阿布舍客确实瘦得像根筷子，好像指尖一碰就能将他推倒似的。老妈说青菜汤很好喝，口味清淡，有益健康，但那只不过就是一盆白水煮青菜。吉安喜欢那盘淡得没味的花椰菜，她说这才是炒菜的精髓所在——能将花椰菜的味道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我不好意思

地朝吉安笑了笑，花椰菜里除了炆锅的橄榄油以外，我什么调料都没放。三人在一旁不断夸赞我做菜的手艺好，老妈一直让吉安告诉我，“会做饭的姑娘到哪儿都不愁嫁。”

恐怕以后我只能找个尼泊尔丈夫了，我对着空气幽怨地叹了口气。

4.

自打老妈认定我是自家人后，每天听她唠家常以及逛菜市场这类事情，吉安和阿布舍客像扔烫手山芋一样扔到我手里。我在他俩口中被尊称为“救世者”，在我还没入伙前，陪老妈逛菜市场是吉安份内的事儿，听老妈唠叨归阿布舍客的部门管，现在他们俩终于能得到机会每天耗在沙发上玩电脑了，而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既要逛菜市场，又要听人倾诉，没事的时候还要陪着老妈去泰米尔买衣服。好不容易得空能歇歇了，却要听阿布舍客唠叨他对建筑设计的狂热追求——不忘抒发一下他要当建筑设计师的宏伟梦想。

我们每晚在家里都会举行女士Party，谢绝男士参加。我和老妈，还有吉安身裹披肩，头蒙薄纱，晃着脖子在客厅里群魔乱舞。吉安和老妈教我各种印度舞，从旁遮普到南印度，从摇肚皮到扭屁股，只怪我天生腰身硬得像木板，不停地闹笑话。“立欣，学完这些，你就能从旁遮普一直跳到科钦去了！”吉安满头大汗还在我面前扭个不停，兴许没钱的时候我还能跑去当地的歌舞团讨口饭吃。老妈将每晚群魔乱舞都用DV拍了下来，舞会结束后三人就坐在电脑前欣赏刚完成的大作。阿布舍客窝在沙发里抱着笔记本电脑看韩剧，他对眼前这种群魔乱舞的场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定，“他早就习惯啦！”吉安和老妈对我晃了晃头，“因为我和老妈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玩。”我同情地看了看还沉浸在韩剧里的阿布舍客。我们三人这种疯疯癫癫的行为